

好家风

五代人的“家博馆”

汪群

“家博馆”，就是我家藏着五代人烟火气的“生活博物馆”。

那些沉默的旧物，如同被时光腌渍的琥珀，裹着岁月的温度，静静等候每一次重逢。每一件物件的整理、擦拭、归位，都藏着对过往的敬畏，对当下的珍视，对未来的期许。

最惹眼的，便是祖父传下的那只樟木箱。绿底黄字的漆色染了八十多年的霜华，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见证着一个家族的薪火相传。旧社会里，祖父母从安徽故土迁徙至浙江安吉递铺镇。这里曾是古驿站，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歇脚，交换着四方物价情报：徽州墨的浓淡、湖州丝的柔韧、苏杭米行的涨跌，都在井台边的闲谈中悄悄流转。明代凌濛初著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，好些章回的故事便植根于此地的烟火。那时的递铺老街，各地文化在此碰撞交融，酿成了独有的市井风情。可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让祖父一家颠

沛流离，他的双耳在炮火中被震聋，为日后的谋生刻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。

“家博馆”旧址，是父母当年在梅园村时几经搬迁、改造留存的老屋，是“生命之根”的沃土。父母虽已离世，我却将这老屋打理得比往昔更井然有序，只为让历代家人的物件真正“活起来”。就说祖父的这只樟木箱，在父母手中派了别样的用场：起初珍藏文学经典书籍，泛黄的书页在木质柜膛里静静呼吸；在乡村担任会计后，又成了存放财务账册的“家庭保险箱”，藏着父母对生活的审慎与坚守，藏着那个年代独有的质朴与认真。

“家博馆”的每一隅，都藏着时光的密码，每一件器物都在低声诉说。

祖父母的八仙桌、太师椅泛着温润的木光，桌面的划痕是岁月留下的指纹，铜式闹钟的滴答声似仍在耳畔回响，锡制酒壶、铜盘秤上的包浆，是时光反复摩挲沉淀下的质感。

父母20世纪50年代的结婚证书字迹依旧清晰，红纸边缘的磨损藏着

半个多世纪的相守。父亲的诗词原稿、样书与荣誉证书，诉说着一代人的志趣与风骨，京胡、二胡的弦上似乎还萦绕着旧时光的韵律。缝纫机的针脚里，密密缝着母亲的温柔与勤俭。

我与妻子20世纪80年代结婚时的物件中，12英寸黑白电视机曾映亮全家的夜晚，屏幕里的光影与笑声交织，成了那个年代最珍贵的记忆；双卡收录机里藏着青春的旋律，让人仿佛重回意气风发的岁月。而我的“精神园地”有近二十部出版的散文、诗歌、小说，以及报刊原件、剪贴本、获奖证书，记录着我的笔墨人生，清晰地见证着时代的变迁。

属于儿女与孙辈的“馆藏”：影集里定格着成长的瞬间，儿童文学与各类书籍堆叠着希望，尤其是外孙女语稀的“成长记录”，书写着家族的新篇章。去年她写的《十二岁的你，通向2035年的光》，还荣获第十九届浙江省少年文学之星二等奖。

岁月流转，物是人非，但那些藏在物件里的爱与勇气、坚守与期盼，如同钱塘江的潮水，历经朝暮，终将在代代相传中，成为永恒的光，照亮往后的每一段旅程。

孙卫星

炊烟

远方，几声鸡啼，提醒着农家该洗菜淘米；天边，夕阳西下，染红了村口的那条小溪……

此刻，理应是炊烟袅袅，让风儿捎去农妇的心意：刚煮好了米饭，又炖酥了猪蹄，“收工了吗，他爹？娃儿们早就垂涎欲滴！”然而，此时却全无炊烟踪迹。

放眼望去，满村新楼一排排，难见烟囱立在屋脊；土灶头早已晾在一旁，一日三餐离不开天然气！故乡的炊烟化作缕缕乡愁，农家灶头画亦成了网红。追寻着梦幻般的炊烟，暮色中已变得遥不可及……

浣纱女

那条大河清波依旧，伸向河心的码头仍在坚守，但不见洗衣妇的棒槌上下飞舞，也不见垂钓者的钓竿左右晃悠……

想当年，河边码头挺热闹，村里人都爱在这儿碰个头：边淘米边聊天，柴米盐油说不休；边漂衣边拉呱，家长里短道不够；你瞧，牧童也来凑热闹，横吹竹笛骑着牛，耕牛扑入河塘中，惊得鹅鸭纷纷游走……

看如今，河塘边树绿花红，却听不见浣纱女放开歌喉——家家通了自来水，洗菜淘米谁还迈出大门口；户户用上了洗衣机，谁还愿去河边捣衣漂袜？乡里又派来了新河长，常年巡河精神抖擞！

梦里又遇浣纱女，牵手河畔折新柳，说不尽的相思，道不尽的乡愁……

老碾盘

往年腊月里，村里最抢手的，就数那老碾盘：你家等着磨糯米，除夕打糕又蒸团；他家候着碾黄豆，赶磨豆腐迎新年……“吱呀呀、吱呀呀”，老碾盘昼夜不停。那年头，青石碾子悠悠地转，磨平了农事沧桑，碾出了农家欢颜：春耕时双脚踩泥泞，芒种时周身淌热汗，秋收时喜悦溢双颊，冬藏时满仓金灿灿……四季轮回忙不歇啊，老碾盘跟着不停地转，它碾细了麦粒蒸白馍，它碾出了除夕团圆饭！

若问乡愁何处寻，且看村口老碾盘：过年你还抢手否？碾盘无语立阶前。自从镇上新开大超市，手机网购点得手指酸：鸡鸭鱼肉蛋禽菜样样齐全，过年不再使劲推碾盘。

透过碾盘说乡愁，满畝金谷话丰年。老碾盘现已下了岗，孩童们推着碾盘来撒欢：乡愁乡愁你在哪？乡愁堆满了老碾盘！

亲母亲

母亲打的“软背包”

三棵树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各行各业都掀起了野营拉练的热潮，我们初一学生也背着背包踏上了拉练之路。

我们的班主任是从部队转业来的，对野营拉练格外上心。拉练前一周，他召开班会，选拔了三人组成尖刀班，要求成员冲锋在前。我个子瘦小，却因是班长，意外被选入其中。出发前夜，母亲坐在灯下为我打背包。我看着曾是军人的她熟练地折叠被褥，手指灵巧地穿梭在背包带间，心里满是踏实。

第二天出发前，老师把某女同学鼓鼓囊囊、捆得方正的背包在讲台上有力地一放，当众表扬她态度积极。老师宣布，这次的拉练目的地是我们静安区的邻居闸北区蕃瓜弄的“滚地窿”特色参观点，可以让我们忆苦思甜，珍惜和平岁月和幸福生活，一举两得。我们听罢，心里满是新奇与肃穆，悄悄议论着那片只听过名字的棚户区，想象着它的模样。

队伍启程后，尖刀班自然要保持领先速度，可我个子矮、步幅小，行军中，还要时不时低下头在地上写上“108，前进！”（108是1月8日这次拉练的日期和行动代号），画上一个前进方向的箭头，所以，没走多久就被后面步幅大的同学追了上来。

班主任朝我们喊着“加快速度”，我只好拼命奔跑，不料，肩头的背包却突然散架了，被褥、枕头散落一地，丝绵从枕头里露出来，像一团团蓬松的云。我蹲在尘土里慌忙收拾，同学们陆续从身边走过，有人忍不住窃笑，我脸颊发烫，狼狈得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后来才明白，母亲哪里是没打好背包。她知道行军路远，我个子矮小，怕硬邦邦的被褥硌着我，担心我承受不了背包的沉重，竟悄悄把丝绵枕头

拆了，塞进背包里，只求我走起来轻松，压根不想我是班干部应该带头吃苦受累。她没想到拉练要颠簸奔跑，竟然如急行军一般。所以，这满是爱意的“软背包”终究经不起折腾。

如今，野营拉练成了刻着时代印记的回忆。闸北区和静安区早已合并，蕃瓜弄“滚地窿”的旧貌更是不复存在，历经从“小梁薄板”老房到现代化宜居社区的全面蝶变，成为上海中心城区旧改民生工程的典型样本。

城市日新月异，岁月悄然翻篇，可母亲在灯下打背包的身影，还有那只背包，始终鲜活。那散落的丝绵里藏着母亲卸下军人坚毅、流露柔软的爱子之心。背包会散，时光会老，可母亲的爱，永远是我们人生路上最稳的行囊、最坚实的铠甲，也是最温柔的慰藉。



马到成功

(中国画) 郑好文作

在现场

春漫高隆湾

陈汉忠

晨曦初照，我站在琼岛东海岸高隆湾洁白的沙滩上，看海浪一遍遍抚平昨夜的足迹。略带凉意的海风裹挟着椰香掠过。“封关啦！封关啦！”一群拾海的姑娘欢呼着奔过来，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宽阔的沙滩上，美丽的高隆湾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。

2025年12月18日，海南封关的钟声敲响。天还是那么远，海仍是那么蓝，但就在这不经意间，高隆湾却随琼岛一起驶入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。

新世纪之初，我第一次踏入高隆湾，这里还是一片原生态的滨海滩涂，几间简陋的渔屋散落在椰林之间，没有像样的码头，没有宽阔的道路，更没有鳞次栉比的度假设施，渔民依海而居，伴随着的

只有海浪拍岸的单调声响。2008年，海南办经济特区的春风吹醒了沉睡的海湾。高隆大道破土动工，纽带般串联起海湾与城区，第一批度假村与酒店率先进驻，古老的渔耕文明开始接纳开放的气息。但彼时的发展，还带着粗放的印记。

2018年，海南自贸港建设正式启动，为高隆湾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，原来的滨海旅游度假区，成为连接国际国内市场的重要纽带。高隆湾人抓住机遇，埋头苦干。先是海文高速扩建，文琼高速开通，接着环岛旅游公路通车，东环铁路文昌站与海湾之间的接驳更加便捷。为与海南封关对接，去年秋天，一支建设队伍开进湾区，取名“潮旅空间”的项目投入运营，项目占地120亩，利用湾区魅力海滩和天然椰林，通过高颜值创意集装箱，集合各类网红打卡点、超炫夜游灯光、

餐饮美食、商业街区，以及丰富的演艺团队，将旅游与艺术趣味、商业特色、健康时尚有机融合。很快，高隆湾变了模样。

夜幕降临，海面上闪烁的渔火与岸线上的椰光灯影遥相呼应。亲子游乐场，孩子们在尽情地玩耍。灯光球场上，一群年轻人正在激烈角逐，精准的投篮引来阵阵喝彩。不过最热闹的还数湾区中心的美食街。海鲜大排档一溜摆开几十张圆桌，生猛海鲜市场上，食客们挑选着各式海鲜，再拎到加工餐厅，不一会儿，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海鲜就端上来了。

我随意走进一家滨海咖啡馆，快言快语的老板娘一边为我调制，一边介绍说，这款咖啡产自万宁咖啡谷，那里是我国第一家咖啡厂诞生地，是一帮南洋归国华侨创办的。入冬后游客多了，生意还可以，只是开店时间不长，还要看后续发展。

高隆湾的蝶变，始终与海南改革开放的步伐同频共振。东风吹来满眼春，一个崭新的春天故事正在续写。